



圖片提供/流浪者盧銘世、盧健英

# 雲門舞集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 第四屆流浪者計畫

### 獲獎助者旅行採訪實錄

第四屆「流浪者計畫」八位獲獎者，  
他們的旅程橫跨東西亞七個國家，  
其中伊朗、韓國、泰國、日本琉球都是「流浪者計畫」流浪者首度造訪的地區。  
雲門邀請特約採訪記者，側寫他們的旅行故事，

## 目錄

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考掘 從容自然的人文觀察者楊蕙慈	3
從小島流浪到小島 到沖繩去流浪的張詠捷	5
深入西亞大陸 去伊朗和土耳其流浪的薛常慧	7
在劇場中看到人的改變 走進韓國民眾劇場最前線的曾靖雯	9
重拾一個人的強度 去泰國流浪的王世緯	11
心象消融的印度之旅 流浪者潘榮	13
就是想「飛」的原鄉歌手 來自賽德克族的流浪者拉卡·巫茂	15
踏遍大江南北，體現自由的價值—盧銘世	17
衷心感謝	19

# 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考掘

## 從容自然的人文觀察者楊蕙慈

文／陳珮真

### 生活在他方的大女孩

「要不要看我畫的水渦？還有做蠟染的蠟刀，就在我的背包裡……」一身T恤背包的俐落裝扮，外加「使命必達」的莊重，在第四屆流浪者楊蕙慈身上，流浪顯得隨性自然，處處驚喜。



向石頭寨大孀習藝的楊蕙慈 / 楊蕙慈 提供

26歲的楊蕙慈，由於擔任過海外志工並長期參與非營利組織(NGO)，加上喜愛接觸異文化，年紀雖輕，卻已去過馬拉威、四川理塘、泰緬邊境的美索、柬埔寨、澳洲和太平洋萬那杜小島Tanna。開闊的眼界，讓楊蕙慈有別於時下忙著消費西方傾銷商品的年輕人，認真思索著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免受強勢文化的剝削。正是這種認同與關懷，讓她每到一地，總能快速融入對方的生活圈。

楊蕙慈的流浪計畫地點在雲南。此行她有兩個目的：觀察雲南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學習雲南布朗族的藍靛染布。除了這些有形的「目的」外，她還希望「去雲南拓內心的荒」，透過異地流浪和文化衝擊，找到更深層的自己。

### 意外的蠟染之旅

抵達中緬寮邊界的西雙版納後，楊蕙慈並未急忙奔赴布朗山，而是先到附近的少數民族如基諾族、愛尼族的寨子探訪。她跟著村民一起做茶收茶、摘桃李，還參加了基諾族人的婚禮，在四月的傣曆新年，便跟著傣族人做粑粑、放高昇、挑砂獻佛，彷彿成了村裡的一員。

當她四月底到布朗族，才發現當地村民在政府的管理下，已經習於從外地進口織品來賣，不再染布了。失望之餘，她立刻重新蒐集資料，轉戰貴州的蠟染之鄉石頭寨，學習布依族頗負盛名的蠟染。

五月初，楊蕙慈用蠟刀沾著融蠟，開始埋首畫圓圈水渦做衣服。一星期後，好不容易才畫出15個圓圈，但那只夠做袖子而已。這時她才意識到，要完成一套衣服實在太天真。於是，她改成製作裙子，寨裡的大孀熱心幫她將布匹分成9塊，不過每塊布還是必須畫上20顆水渦，而她一天至多只能畫出10顆水渦……



蠟刀沾著融蠟，埋首畫圓圈水渦做衣服 / 楊蕙慈 攝影

但三星期下來，各家大孀紛紛叫蕙慈嫁到她們寨裡，還熱情地對她說：「妳已經會畫了、會掙錢了，嫁來我們寨子正好」，「有一個剛從外面回來，唸完大學的，我們幫妳介紹，你們晚上可以在外面河邊散步。」

### 隱然的正義之憂

楊蕙慈是新南威爾士研究所的碩士，主修「社會發展」(主要聚焦在開發中國家之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社會研究)，觀察弱勢族群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早已成為她最直覺的反應。在基諾族、愛尼族、大理周城或石頭寨，儘管諸如種茶、種橡膠，或是賣織品給觀光客等經濟活動，表面看似



熱絡，但農產品有中間商層層剝皮，織品則是向漢族批來賣給觀光客，甚至販賣者大多就是漢人，弱勢族群的所得其實相當有限。

純樸的少數民族，最珍貴的資產就是好山好水和獨特的文化傳承。在楊蕙慈的觀察下，每個民族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能否「永續發展」是她優先注意的項目，因為若忽略永續的重要性，有時會帶來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患。例如位於廣西省大化鎮的紅河，在建造水庫後造成水位上升，導致周遭人民的生計健康遭受重創；又如在一些觀光景點，觀光客來了，熱錢湧入，商人進出，恣意破壞生態，賺飽了荷包，卻讓許多生態和文化的根基加速流失，無形中斬斷少數民族的生機，讓族人的明天更加艱難。

在旅途中，楊蕙慈聽聞某些瑤族族人由於貧窮，不得已以賣血維生，讓她相當震撼，於是買了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研讀，希望多瞭解賣血背後的社會結構和賣血人的心境。對她來說，儘管自己只是過客，卻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貢獻一己之力，改善弱勢者的處境。

在永續發展的概念下，楊蕙慈提起以 Fair Trade（公平貿易，為一種永續發展策略，致力於協助全球的弱勢生產改善貧窮困境）來幫助弱勢生產者的構想：「在這個概念下，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比較，呃，美好一些……有時候消費者甚至可以花比較低的價格購買。有的 Fair Trade 會將盈餘投入到生產者的社區發展當中。」

## 關懷弱勢，分享感動

當四月漫步在瀾滄江畔時，面對水天一色的遼闊，孤立江畔的楊蕙慈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渺小，感動莫名的她，不禁自問：「為什麼是我？我為什麼在這裡？」

「我想了想，或許我是代替很多人出來的。我帶著很多人對異地的嚮往、對流浪的懼怕與渴望。」最後她告訴自己：「what I am doing is not personal」，她決定返國後寫出流浪的歷程，不僅分享她學習蠟染的過程，更要分享她在旅程中的感動，讓更多人知曉雲南少數民族的處境，進而攜手協助改善族人的生活，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永續發展的未來。

楊蕙慈流浪故事：<http://pichalam.blogspot.com>

廣西蓋校舍行動：<http://helpyao.blogspot.com> & <http://helpyao.com>

# 從小島流浪到小島 到沖繩去流浪的張詠捷

文／林乃文

出生澎湖的張詠捷，是海島漁家的孫女。高中畢業後，同大部分的小島兒女一樣飛到大島台灣，尋覓人生的寬度。三十三歲那年，她辭去專職攝影工作，回自己出生的小島定居，同時成立文史工作室，致力紀錄保存島嶼文化，轉而追求人生的深度。

一轉眼，河溪文化工作室已屆十一年，張詠捷不但到過很多地方旅行，辦過「海島的呼喚」、「早安！尼泊爾」個人攝影展，並以「海島的呼喚」獲1995年台北攝影節年度攝影首獎。身兼專業攝影師和文化工作者的她，忙碌異常，仍不時出走流浪，她說：作為一個海島的子民，眼睛永遠是開放向海洋的。二〇〇八年雲門流浪者計畫，她從一個小島「澎湖」，流浪到另一個小島「沖繩」。



當願眾生皆享有大自在之旅／張詠捷提供

## 有九座世界文化遺產的沖繩

我問張詠捷選擇沖繩的理由。她說：「我想藉由流浪，學習沖繩的島嶼智慧與文化。沖繩不是很大的島嶼，卻有那麼多世界遺產，真是不可思議。」沖繩從西元十二世紀起，三山王朝到琉球王國時代，有多處以類似澎湖「老古石」石材建築的古城建築群，其中九處遺跡被聯合國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獨特的文化，以和善守禮著稱的人民，使她對這個地理上與台灣、澎湖很接近，歷史卻截然不同的小島，心生好感。金秋十月，張詠捷終於放下手邊忙碌的工作，飛往沖繩本島的那霸市。

名字中雖有個「捷」字，說話卻慢條斯理的張詠捷，沒帶嚴密的計畫表，只預備以自己的節奏，用七十一天慢慢親炙沖繩。唯一浮上心頭只有個朦朦朧朧的畫面：一名流浪者，背著一把沖繩三線琴，彈唱一首道地的沖繩曲。行前她想要是能學會一首也就稱心如意了。

## 世代傳唱南管的澎湖

還記得1996年她從台灣返鄉時的悸動--驚悸的不是自己的鄉愁，而是故鄉過快的變化；心痛像狂浪般一波一波打擊著她。她想：宋元明清以來，半年被東北風強勁掃襲的小島，最強韌而刻苦的島民，挺過無數風災、旱災、兵禍，挺過無數世代，卻挺不過資本主義和短視近利。在物質最富裕的時代，傳統卻迅速崩毀了。

張詠捷非常懷念小時候，父祖輩漁事稍歇，三五結伴彈撥琵琶、洞簫，打拍哼唱南管。這種宋元以來流行於閩南溫柔悠緩的古調，滌淨人們辛勤一天的疲憊、撫平人們為生計奔走的焦慮。返鄉後的張詠捷，開始向外公學習南管古調以及典雅的曲詞。

她相信古書所說：「觀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音樂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地方人民靈魂的反映。正如南管抒洩出澎湖人內心的溫柔幽微，沖繩民謠和三線琴也必然與沖繩人的民族性格有關。

## 意外學到三線琴

「沖繩民謠最重要的樂器三線琴，從中國傳來的三弦改良而成，琴把較短，琴身較大，覆以蛇皮，聲音洪亮而宜於獨奏，不像南管中的三弦僅作為配角。」

下榻那霸後，張詠捷到處走逛尋找學習三線的可能性。但人生地不熟的，上哪裡去學三線呢？有一天，她在電車站看到免費體驗三線的廣告，循著廣告搭車到金城，沒想到廣告上所謂的體驗，原來是要先在店裡買三線琴才能享有。

新的三線遞到自己眼前，也不知道怎的，斑斕鮮豔的蛇紋，竟讓張詠捷怕得不敢伸手！久久，她放棄幾乎到手的樂器，告辭回返那霸，滿心惆悵：難道就此與沖繩三線無緣？傍晚途中經過一家樂器行，看見一個帥氣的年輕男孩，對著電視彈三線，模樣帥極！那一刻她好羨慕啊。

後來發現，原來那霸有兩家很好的樂器行，那帥氣男孩原來就是樂器行店員。

樂器行老闆高良先生，非常熱心指導，還特意找來華僑幫忙翻譯溝通，張詠捷就在樂器行的音樂班學習。當老師問她想學什麼曲子，她想起在那霸市場曾聽過，一聞即傾心的《浦波節》，老師聽了大感意外，因為這不是一首初學者的曲子，而改教她學《かぎやで風節》，這也是沖繩的古典代表樂曲之一。

張詠捷在那霸和老師學了兩堂課，就出發前往北部，一邊流浪，一邊努力練習老師教導的曲子。每天回到旅館，又努力練曲，讓疼痛不堪的手指頭，順隨音符節奏前進。

## 土地和人文，才是小島的根本

往八重山的前一天，張詠捷學會了另一首古典弦曲《瀧落菅攪》，聽著水流從弦指之間流入內心，在心潭蕩漾，張詠捷說：沖繩音樂的特色就是充滿了海波般的氣息，讓人感受到沖繩人對大自然的熱愛。

喜如嘉芭蕉布  
張詠捷提供



除了學習民謠，張詠捷更四處探訪沖繩的傳統特色工藝：玻璃，透明中折射出海的顏色；芭蕉布，一絲一結來自天然；建築，以天然材料珊瑚礁壘砌成堅固的古城；無一不蘊藏著沖繩人與大自然共處的智慧。

但從那霸到八重山，觀光客雲集的地方，她也察覺到小島的危機：最美的海岸都成為觀光旅館和飯店的禁嚮，島民相繼成為跨國資本家雇傭，過多的水泥道路讓土壤無法呼吸——這，難道是小島未來的理想和希望所寄？

七十一天的流浪旅程中，張詠捷曾走到日本最南邊的波照間島、最西邊的與那國島，看著處處綠意盎然的沖繩，一直思考島嶼與土地問題，望著離台灣只有 111 公里的海，不禁思及故鄉澎湖島嶼珍貴的土地與家園：一公分土壤要經歷一千年風化，一握海沙要經過幾百年沖蝕，而人，卻用幾年光陰，就把這一切消耗殆盡。張詠捷說：土地與人文才是島嶼的根本，浮濫的、消費式的觀光，絕對不是小島的出路。



# 深入西亞大陸

## 去伊朗和土耳其流浪的薛常慧

文／林乃文

去伊朗之前，薛常慧和很多非主流電影迷一樣，從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馬基·麥迪吉 (Majidi Majidi)《天堂的孩子》等質樸、深刻，殊異於歐美的伊朗電影裡認識伊朗。當她看到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的《白氣球》時，更為影片中暴露的幕後流程感到好奇：伊朗電影幕後技術組以及攝影設備並不因陋就簡，這是不是可以提供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一些新的製作模式可以參考？

從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後，薛常慧曾為國際非營利組織，到過衣索比亞、查德、布吉納法索、泰緬邊境、印度藏人區等地區拍攝多支紀錄片，前往伊朗、土耳其，想是難不倒她的。當薛常慧接到雲門流浪者計畫的通知時，正在拍攝紀錄片《藝霞年代》，一再陷入爭取補助而後開拍，開拍後經費不足而又自行舉債的拍片循環中的她，以她自己的說法正是：「戰到一無所有」。這使她的「流浪」帶著一股「躲債」的落魄和悲壯；沒想到還與烽火息息相連：原訂2008年11月底出發往德黑蘭在曼谷轉機的班機，碰上黃衫軍事件機場關閉；她改在香港和卡達轉機，聽說孟買恐怖分子襲擊觀光客；抵達德黑蘭沒多久，迦薩走廊又爆發戰爭——但，這一切都沒有嚇倒薛常慧。

反倒是未經申請不得拍攝影片的規定，讓落地德黑蘭後的她備感苦惱。因為攝影機就像她第二隻眼，也是她的發聲工具，不准拍攝就像叫她噤聲上街一樣。大約兩個禮拜時間，薛常慧只能待在伊朗朋友家，拍些做飯、聊天、喪禮等家庭活動。薛常慧說：不願犯忌為的不只自己，最重要的是不希望協助她的友人受累。



薛常慧現場拍攝伊朗阿修拉儀式／薛常慧提供

所以一等延簽穩定，她立刻如脫韁野馬從德黑蘭出走，到南部城市希拉茲和亞茲德，夾在觀光客群中，發洩地盡情拍攝，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拍攝自由被限制是如此壓抑苦悶。她在古城亞茲(Yard)德度過聖誕節；過完年後，在離德黑蘭五小時車程的中部城市卡尚(Kashan)，遇上阿修拉--什葉派宗教節日。阿修拉(Ashura)在阿拉伯文的意思是第十天，為紀念七世紀時先知穆罕默德的孫子阿里胡笙遇害，滿城都是穿阿拉伯服裝、騎著駱駝與馬、長隊伍捶胸頓足繞村而行的人。她在這裡還巧遇一個已移居美國的女導演Sabereh Kashi，她特地回國記錄自己的文化儀式。

薛常慧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為走訪當地的影像工作者和機構。在伊朗，電影檢查制度是嚴格的，反政府標語、裸露、男女親熱等鏡頭都不能出現在鏡頭。如果想要拍片，得經過好幾道審查程序，從企劃或劇本，然後到每個景點拍攝都需要辦個別的許可證，而即便順利通過前面重重關卡，有些影片在完成製作後，申請公開放映仍然慘遭查禁。伊朗在巴勒維國王時期曾有段開放西化的歷史，何梅尼宗教革命後又使保守的緊箍咒主宰這個國度。反覆在前衛與保守的尺度間擺盪，使得伊朗內部充滿矛盾，審查的標準亦時常反覆搖擺，對於影像工作者而言，每部片都像刺激的賭博：很難知道拍的內容是不是違反禁忌？

矛盾亦反映在伊朗婦女身上：女性沒有父親或丈夫簽名同意，不得任意出國、旅行；但她們可以受高等教育、可以被選舉提名。伊朗還出了不少優秀的女性電影導演：洛珊·班妮葉 (Rakhshan Bani-Etemad)、莎米拉·馬克馬巴夫 (Samira Makhmalbaf)等。其中洛珊·班妮葉的作品曾受邀在台北女性影展放映。接受薛常慧採訪時，洛珊表示她正計畫拍攝關於照顧重病伴侶

的女性紀的錄片，但是，她如何在電檢僵硬的制度下，展現那些女人辛苦擦洗老伴的身軀、清理排泄物的畫面？在薛常慧的鏡頭前，洛珊誠實地感嘆：不斷與審查官員的纏鬥讓她提早衰老。洛珊每每得用迂迴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從重重禁忌突圍，讓那些邊緣的女性題材得以問世。

當薛常慧問：為何不乾脆像馬克馬巴夫那些導演一樣，乾脆移居國外拍片算了？洛珊心意堅定地說：「我拍的都是關於伊朗需要被關注的議題，我在乎的是能否在國內引起迴響，這些題目是我踏出國土所沒辦法拍攝的。」

伊朗的電影工作者與他們自己的社會保持極為緊密的關係。另外，薛常慧也從各種細節上看見伊朗人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一般伊朗家裡客廳最顯眼的位置會同時供著一本可蘭經和一本民族詩人海菲茲(Hafez)的詩集；並且極度重視尊嚴：再窮苦寧可拿點甚麼來變賣，不輕易行乞；德黑蘭街上幾乎看不到乞丐。

但有如台灣對伊朗的陌生，伊朗普遍對台灣毫無所悉。薛常慧常被當地人詢問一些古怪的問題，比方：台灣是有國王的嗎？她訪問伊朗紀錄片工作者協會時，更發現受訪者幾乎一致不曾看過任何來自台灣的影片。

在德黑蘭度過一個半月後，薛常慧橫越伊朗，從西北邊境與土耳其接壤的杜比亞自(Dobuyazit)進入土耳其，經亞美尼亞人的阿尼古城(Ani)、蘇菲教派詩人魯米出生的孔亞(Konya)，最後到達伊斯坦堡(Istanbul)。和伊朗相比，土耳其對宗教與媒體的態度寬鬆自由得多了，但伴隨而來的觀光化、全球化程度也比伊朗多些。她想起在伊朗訪問的另兩位新銳女導演，她們已分別移居澳洲與美國了，也都在當地的電影製作圈工作過，卻都不約而同回到家鄉拍片，她們說：在西方世界雖然很自由，想拍甚麼就可以拍甚麼，但是卻沒有像伊朗那麼多豐富而獨特的題目可拍。

為了促進伊朗和台灣之間的瞭解，薛常慧動員台灣的紀錄片導演捐贈作品，交換14部伊朗紀錄片回台，預定在今年(2009)九月之後，在全台校園及文教機構的巡迴放映一個雙邊交流紀錄片影展。她相信人和人之間可以穿越時空和文化的距離，獲得更詳實的瞭解。所以，如果不能親身經歷，就透過紀錄片吧。

註記：

此次參與雙邊交流影展，慷慨捐贈自己紀錄片作品的台灣導演有：王盈舜、李中旺、林育賢、周美玲、侯季然、柯妏青、許慧如、楊力州、賀照緹、黃思嘉、黃信堯、劉吉雄、萬蓓琪、盧昱瑞、蔡崇隆，感謝他們的熱心支援，讓第一次的交流影展得以順利開展，並透過多元豐富的影像內容，將台灣的各類文化介紹給伊朗的觀眾。



薛常慧自伊朗寄回的明信片



# 在劇場中看到人的改變

## 走進韓國民眾劇場最前線的曾靖雯

文／陳珮真

在一場小型流浪經驗分享會上，一個素顏女孩正為投影幕上一段段的紀錄影片解說，乾淨的臉龐，細細的眼睛，神情認真…全場就這樣靜謐注視著她。只見她平靜敘述，漸漸速度增快，不時還張開雙手貼近雙耳，雙眼微閉，模擬韓國假面舞(Korean Mask Dance)的表演…她比手劃腳，一臉沈醉，生動的描述和滿貫的熱力感染了所有人，不知不覺中聽者已隨之走進韓國民眾劇場的最前線。



曾靖雯於Namoodak劇團門口/ 曾靖雯提供

一個看似文靜的女孩，卻有一股不輸人的爆發力，這就是曾靖雯給人的初印象。

### 在劇場看到人的改變

國中念資優班，台南女中畢業後推甄進入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的曾靖雯，原本也跟普通大學生一樣，過著用功讀書拼命玩的生活。大三打工，無意間認識一位新竹師範美術教育系的朋友，引領她接觸攝影和創作。「回想小時候，我就很喜歡自己編東西亂演一通。」終究，生命底層不安分的靈魂探頭，自此一發不可收拾，她就像塊海綿般飢渴地吸取各種藝文水源。

找到心之所向，大學生涯的下半場不再虛無，行動派的靖雯立刻跑去參加新竹社區劇場研習營，並加入新竹當地的「竹心劇場」，實際參與劇場的工作。一顆積極學習的心，促使她在新竹和台北兩地奔波，只為了去上果陀劇場的演員訓練班，誠品講堂的現代藝術課程，台灣電影中心的攝影及製片課程…等。

2002年畢業後，靖雯去連鎖影城上班，歷經了展店、經營、追求業績等過程，目睹業主在對待員工、排片、商品販售等面向，皆以賺錢至上的價值觀來考量，她日漸感到鬱悶不樂，加上身體因長期值夜班處理英文報表而元氣大傷，於是靖雯開始思索，工作是否可以少一點商業性，多一點人性，並兼顧自身興趣？

後來，靖雯因緣際會參與竹科 IC 之音大型音樂節的規畫及執行，雖然薪水整整少了一萬元，但被藝文包圍的生活讓她如魚得水，身心狀況也好轉起來。這項轉變也讓靖雯開始認真探索自我的人生方向。連續兩年的音樂節工作後，靖雯輾轉進出於不同的工作場域，從大學藝文中心，南方影展，到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影像教育小組，都可以看到她從事藝文或教育課程推廣的身影，透過第一線的工作經驗，她持續驗證自己真正想走的道路。

參與藝文推廣工作的同時，靖雯繼續追尋最感興趣的事物——社區劇場。七年參與竹心劇場的經歷，讓她體驗到一群人在劇場裡合作、互動、凝聚的魅力，但她更關心「人」在劇場裡的被對待方式與態度。2006年，資深社區劇場講師賴淑雅在一場研討會中介紹「民眾劇場」的理念和操作，打破了靖雯長久以來對「劇場」的狹隘認識，當下她「全身彷彿被電貫穿，感動莫名」。會後靖雯立即加入「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承辦的「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種籽師資」培訓，並實際進入屏東的社區觀察實習。實習過程中，透過劇場活動的設計，靖雯看見參與者的轉變既踏實又真切，大感振奮。經過兩個月的考量與拉扯，她毅然辭去固定的全職工作，從一般的上班族、藝文推廣者，成為接 CASE 的游牧族，漸漸聚焦在她最感興趣的社區教育工作上。

為何獨鍾社區劇場？靖雯說她喜歡看到一般的觀眾也能發聲，對她來說，藝術絕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之物，而是民眾生活中可親可近的事物，一般民眾不但可以透過藝術來說話，擁有自己的詮釋權，更可以透過戲劇來探索自己，找到自己和社區、社會的情感連結。在屏東社區劇場實習的經驗，最讓她感動的就是「可以看到人的改變」。

## 屬於自己、也屬於集體的暈眩共鳴

申請參加雲門流浪者計畫之初，靖雯原本計畫參訪菲律賓，不過探詢過各方資訊後，覺得菲律賓民眾劇場組織有規模壯大而漸層級化的傾向，於是在友人的引介下，轉而選擇參訪韓國的民眾劇場和傳統鼓團。三個月的流浪旅行，靖雯遊歷了青松、大邱、清州、光州、釜山、等地，拜訪了 Namoodak Movement Laboratory、Hamsesang、Crnuri、Dure、Shinmyoung、Iltter、DODO 等七個團體。



星州民眾廣場劇演出/ 曾靖雯提供

靖雯說自己「並不是去學習某項特定技能，也不是去完成某項壯舉，只是試著去體會、理解韓國民眾劇場的面貌。」她在每個團體停留的時間從十天到三週不等，每天跟著當地的團員同進同出，同吃同住，並試著幫他們做小道具等。善於分析的她，發現韓國的民眾劇場從體制、表演形式到觀眾的互動，都跟台灣很不同。在台灣，社區劇場工作者大都以「工作坊」的方式來與民眾互動。近年來，在多位資深講師的耕耘下，培訓出不少種籽教師進入社區。從凝聚農村阿公阿媽的記憶，故事媽媽分享參與社區工作的困難和收穫，帶領新移民女性說出親身遭遇的文化衝突…等，社區劇場工作者透過各種活動設計，引導社區成員在劇場中探索自己，進而「說出自己的故事」，跟他人分享。

不同於台灣社區劇場工作者的單打獨鬥，韓國民眾劇場受到七〇年代的民族運動、民主抗爭和反美思潮等影響，有其歷史淵源，早已自成一套運作系統。他們幾乎不靠政府的定期補助，每團核心成員從兩~十幾人不等，編制不大，卻幾乎都是全職演員，靠著參加各地的民俗／民眾劇場藝術節，以及教授傳統樂舞自力更生。相較於台灣，韓國的民眾劇場比較像是一個個小型專業表演團體，他們走進農村或偏僻鄉鎮，大量運用傳統鼓樂、假面舞，結合時事，編出一齣齣小品和當地觀眾分享同樂。由於表演形式親近可親，觀眾毫無隔閡，演員與觀眾共舞同歡的景象隨處可見。靖雯感受最深的就是，韓國民眾劇場因融入了親切的傳統樂舞，「只要有人起頭，其他人就自然而然地呼應、加入，最後全場達到沸騰，所有人進入既屬於自己、也屬於集體的暈眩共鳴。」

回想靖雯模擬韓國假面舞時，微微搖擺起舞的那份陶醉，我突然瞭解，那正是她在現場的悸動。

走過這趟韓國流浪之旅，靖雯體認到，由於文化體質不同，水平移植韓國的經驗不見得適用於台灣，但韓國民眾劇場從傳統取材，和觀眾互動密切這兩大特點，仍令靖雯念念不忘。不過，靖雯最大的收穫並不是從他國取經，反而是透過文化差異的刺激，更加確認台灣社區劇場的獨特性，並找到在家鄉台南奮鬥的勇氣。

經過反思，靖雯認為，韓國民眾劇場的專業性固然令人稱道，但台灣的社區劇場重視與民眾互動、對話的工作方式，以社區居民作為主角，人人有機會「說自己的故事」這項優點，也是專業劇場所無法取代的，也因此，她更加珍惜在社區耕耘的機會。未來，靖雯除了在家鄉台南繼續投身社區劇場外，也計畫跟其他社區劇場工作者籌組「台灣劇場聯盟」（暫名），希望能串連更多有志「以劇場作為社會參與媒介」的工作者一同努力，繼續在劇場中看到更多「人的改變」。

靖雯的部落格：<http://chunwung1.pixnet.net/blog>

台灣劇場聯盟的籌備網址：<http://blog.yam.com/tdata123>



## 重拾一個人的強度 去泰國流浪的王世緯

文／林乃文

第一次見到世緯時她戴著假睫毛，皮膚曬得黝黑，很有異邦女子的味道。直到我看見她素顏學舞的照片，想起她作為李清照私人劇團當家花旦的別號：「清照茉莉」，果然不是胡謔。但她李清照私人劇團演出《白素貞》：強烈的歌舞伎風格，還有《淫奔》中的奔放野艷，一再刷新我對世緯的外形記憶。我想百變的世緯一定是天生的表演料，扮什麼像什麼。

世緯承認：「我在日本人家說我是韓國人，在泰國被以為是日本人，在台灣又被說像泰國人。」--有甚麼比這個更能說明她的「可塑性」？

王世緯在美國密蘇里州林登沃德大學(Lindenwood University)裡戲劇、舞蹈雙修，受過依莎朵拉·鄧肯五代傳人 Alice Bloch 和美國現代舞團的現代舞訓練，在台灣向千鶴美扇學日本舞踊，上鈴木忠志的舞踏工作坊。原本她想李清照私人劇團團長劉亮延的模式到日本取經，但一經反問：「日本舞，是亮延喜歡的，還是妳喜歡的？」她立刻轉念到泰國學印象中嬌柔多姿的泰國舞。

世緯原本將三個月的流浪分成兩半，一半在清邁，一半在曼谷，碰上黃衫軍政變曼谷變成危險地區，被迫把清邁的行程延長，世緯的泰國舞和泰式按摩的課程都在清邁研習完畢。但因禍得福，因為來自台東的她，喜歡溫馨小城勝過國際大都會。從飛機抵清邁上空時，世緯往下看一片綠油油，山丘，田地，除了沒有海之外，和鳥瞰台東的景觀差不多，她第一眼就對清邁湧起了好感。

教授泰國舞的珍(Janjira Jantra)老師，一開始當世緯像一般對泰國文化好奇的外國人，一套帶「泰國風味」的簡單步法反覆練習，想來也是不讓觀光客產生挫折感的「體貼」吧。但有舞蹈和表演基礎的世緯哪能忍受這麼慢的進度，不斷向老師溝通：“not folk dance, I want to learn classical Thai dance!”終於，珍老師才半信半疑把古老、傳統、困難而道地的泰國舞教給她。

泰國舞的困難在哪裡呢？世緯說：「好像用手跳芭蕾。」泰國舞的手勢很重要，而且無論甚麼姿勢都要求線條越彎越美：手掌合十外翻的角度越大越美，手臂伸直時肘部的彎角越大越美，下盤蹲低腰和腿的彎曲角度越大越美--總之，“Thai dance is all about bending”每次為了達到美的彎度的拉筋，都讓學過芭蕾的世緯拉到快要抽筋，還不到三十歲的她竟大呼：“Too old to start !”

饒是如此，世緯還是珍有史以來學得最快最好的學生；很快她就開始學會一支完整的泰國舞，並愛上泰國舞劇。比方有名的泰國舞劇《箜》(Khon)，改編自泰國史詩《拉瑪堅》(Ramakien)，而史詩又源自印度神話《羅摩衍那》(Ramayana)。完整演完要七百二十個小時，一般常演出的三個小時的「精華版」。劇中主角雖為國王、皇后、王弟，但最受歡迎的角色卻是勇敢靈巧、法力高強的白猴王哈努曼；這角色從印度版到泰國版幾乎維持原樣。世緯想起我們中國《西遊記》裡也有一個美猴王孫悟空，歷盡萬難去取經的地方就是西天--印度。神話，民族的共同故事，就像這個民族的精神基因密碼庫一樣，透露出亞洲文化之間的連結性。



王世緯向泰國舞老師學舞/ 王世緯提供



王世緯在泰皇生日慶典中表演/ 王世緯提供



世緯的畢業作是一支叫 Chui Chai Phrarm 的獨舞，一般泰國人也要花一年的時間才學會的困難舞蹈，世緯卻花一個月就完全學會了。珍老師稱讚世緯是她的「最得意門生」，還帶著她在泰皇生日當天出外公演——雖然，她收世緯的學費是依照當初的「觀光價」。

觀光對泰國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世緯很慶幸她是以「流浪」，而不是以「觀光」的方式到泰國，使她得以認識到泰國人應對觀光業的「處世之道」：價格便宜的泰國貨其實有兩種價格；和善熱情的泰國人其實有七種微笑...，這些細微之處，只有作為一名平常而低調的流浪者才可能體會得到。



泰式按摩課—「踩」式/ 王世緯提供

學習泰國舞的同時，世緯還學習了六十個小時的泰式按摩，一面消除學泰國舞的緊張，一面藉指壓穴位的方式更瞭解身體。泰國舞蹈、泰式按摩、乃至泰國拳，都是關於身體的學問；凸顯的是女人以崇敬侍奉男人，男人以強悍保護土地的泰國傳統觀念。世緯覺得，在泰國，所有最極端的似乎都可以和平共存：譬如最虔信佛教和最汨濫的色情；譬如最貧窮和最富有；譬如對觀光客的浪漫和世故兩種態度；又譬如泰國舞老師珍她住在有六十六座佛寺的城市，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督教徒....。

我問世緯這趟旅程對她最大的影響是甚麼？世緯說：自從美國求學回來以後，她一直生活在親人、友人的包圍下，並和一群同好一起組劇團一起在舞台上成長，讓她幾乎忘了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到達的地方。完成流浪也剛好進入三十歲的世緯覺得：即使一個人也可以，很強。

# 心象消融的印度之旅

## 流浪者潘榮昇

文／陳珮真

在暗夜打開榮昇的手工 CD《巨人王國》(Secret Eye 出版)，短促的人聲混著電子樂聲、風聲、歌仔器樂聲和不知名的響聲在四周飛旋。殊異的樂音碎片，不同的音色打散之後，重新編構成一塊瑰麗的織品，細細地循環，流轉著。樂音難以歸類，電子音樂，民族音樂，前衛音樂，民謠音樂，童話故事…各種元素都找得到，卻都無以名之。小聲播放時，像是不擾人的背景音樂，仔細聆聽，又自成一一個完整的內心世界。即使榮昇早已走出那個王國，對我來說，那些樂音碎片總是提示著我對他的無數註腳：憤世嫉俗的，田園的，深思的，脆弱的，喜愛和平的，聰敏的，纖細的，勇敢的，哀傷的。我知道，這不過是用妄念企圖捕捉幻象。



潘榮昇與在瓦拉那西的班蘇笛老師/ 潘榮昇提供

##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我去了很遠的地方，但我哪裡也沒有去。」

對於生命中的一個小切片，或是旅程中的一朵小花，一陣風，榮昇都可能深深沈溺，上一刻他欣喜描述，下一刻他告訴你一切無非空幻。無論你認不認同他對紅塵濁世抗拒到底的姿態，無論你習不習慣他隨時跳進個人經驗的細節陳述，他都是認真的。至少，他所講的話，所說的事，都是他自己真切相信的。因為沒有太多迂迴和裝飾，有時顯得粗礪，並不滑順可口，但如果你願意，還是可以感覺到底下那顆純真敏感，善意的心。

跟榮昇聊天，有如神遊，其實是愉快的事。榮昇容易親近，但也很容易跟周遭格格不入。一不小心，他已從當下抽離，進入內在的靈性花園，那裡有發人深省的哲思，甜美的記憶，靜謐時刻的歡愉，也許也有很大的傷慟。對很多人而言，親人是甜蜜的羈絆，對榮昇來說，更多了一份鉛沉，七歲父母離異，父親過世，母親改嫁，弟弟住進親戚家，唯有他和爺爺、奶奶以及重度智能障礙的妹妹相依。一路顛簸走來，二十八歲時，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過世，他感到徹底的傷痛。隔年，榮昇進入安置妹妹的收容機構工作，幾經波折，妹妹遷至較完善的啟智中心後，奶奶卻又中風了…

面對這些揪心的家事，榮昇勇敢承擔，理性剖析著家庭成員的特質、對自己的影響。二十幾年的生活，混合了他所不知道的愛恨、痛苦、喜悅、恐懼、質疑、忍耐、體悟、追求、超越…，但在那樣的壓力下，榮昇心中早已另有一座護衛心靈的花園，裡頭有包含了來自天地間的啟示，宜蘭鄉間的自然之美，平日素樸生活點滴，以及榮昇自己對靈性生活的追索與實踐。

對心中的所感所思，榮昇不喜歡「落於言詮」，但他理路清晰，好惡分明，對自己要或不要的事情很清楚。1995 年復興商工畢業後，短暫在台北擔任漫畫家鄭問的助手半年，榮昇就決定回到純樸的宜蘭，他將生活需求降到最低，種植有機芽菜，儉樸過生活。

由於對聽覺有很深的感受，榮昇在視覺和聽覺之間自由進出，對他來說，「視覺上的各種美學可以完全轉換成聽覺，如比例、形體形狀、質感、表情…等。」從二十二歲起，榮昇就「以聽覺為主，去探討『結構』的各種抽象概念」，透過聽覺，他無需說明，可以「盡情去感受那些無法言語的感受」。雖然榮昇曾在日本、美國某些小型獨立音樂出版體，以 MU 和 MU Child 的筆名出版 CD，也曾參加台北國際科技藝術節演出，不過，對時下各種前衛與實驗音樂「過度理論和各種喜新厭舊的情況」，他並不喜歡，因為他最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心」。他說：「外觀上，我在這裡，現在。實質上，我不在這裡，也沒有現在。」既然現在都不在了，過去更不會在。

## 自我消融是最終的信仰

榮昇從十四歲成為素食主義者，多年來他曾經進出過許多修行團體，經過長期觀察和思考後，榮昇選擇了不強調儀式，沒有階級，摒棄所有宗教色彩，純粹專注內在修習的 **RSSB**，在台灣的淡水地區，**RSSB** 有個相當低調的分部，他有時會去參加聚會，他喜歡那種不宣傳、不崇拜、不社交、也沒有層級的個人修習方式。

對榮昇來說，碰上流浪者計畫是個奇妙機緣。當初，為了尋找「帶有幽愁感和思念著某種情感的音色」，榮昇從土耳其的低音笛 **NEY**，輾轉認識了製簫師文松先生，又從文松老師處看到雲門舞者宋超群在《竹夢》的劇照，由此才在雲門網站獲知流浪者計畫。於是他申請參訪嚮往已久的印度 **Radha Soami Satsang Beas (RSSB)** 靈修中心。**Radha Soami** 意為「靈魂之主」，**Satsang** 代表追求真理者的聚會。**RSSB** 創立於 1891 年，是一個提倡「靈魂科學」的修習中心，目前的導師是巴巴·古連德·辛格 (**Baba Gurinder Singh Dhillon Ji**)。



在 RSSB 的同修 Sagar 與 Latesh/ 潘榮昇提供

抵達印度之後，他首先奔赴之地就是位於旁遮普省的貝亞斯 (**Beas**)，在那裡週一到週五的早上 9:00 到 10:00 之間，榮昇都會去 **RSSB** 的大禮棚參加聚會，並親眼見到巴巴吉。每年二月，**RSSB** 會有「印啟」活動，這次榮昇也趕上了。

榮昇看見巴巴吉時，感到一種靈魂於內心裡的心動，不禁淚流滿面，無關任何宗教與人種、階級。那是一種靈魂與上主間的分離感，在瞬間，看著巴巴吉靜默於台上，他感到多年來對生命形式的疑問，瞬間全部解開，這過程不需要語言文字，也穿越任何神秘主義的描述。

之後，榮昇輾轉遊歷在達蘭莎拉 (**Dharamsala**)、賈蘭達 (**Jalandhar**)、瓦拉納西 (**Varanasi**)、菩提迦耶 (**Bodhgaya**) 之間，尋訪班蘇笛 (**bansuri**) 師父。班蘇笛跟土耳其低音笛 **NEY** 都是低音吹管樂器，**NEY** 較沙啞，班蘇笛較清晰，榮昇很喜歡它們的平凡、不張揚，「一根普通的竹子與蘆葦…只有讓身體與心智完全地抽空於虛空，才能發出聲音。」旅途中，他有時住在偶遇的印度同修家，有時住在背包客棧。在印度的五個月中，除了學笛，他有時也會用隨身攜帶的 **ZOMH4** 錄音裝備，錄下旅途中的一些聲響碎片。

某次坐火車時，巨大的鳴笛聲貫入耳中，火車緩緩開動，穿越四周有如難民營的印度日常生活，撒尿的撒尿，煮食的煮食，曬衣的曬衣，嬉鬧的嬉鬧…他突然發現，那就是標準的印度精神，也是現實的人生處境。鳴笛巨響有如人生警鐘，無論周遭環境如何紊亂、骯髒、難捱，火車終究還是會繼續開過去，人也要繼續活下去，活出生命力，喜悅就在當中。

回國後，榮昇將陪伴他走完印度之旅的文松簫，送給雲門舞者宋超群。他不想創作，不想班蘇笛，「班蘇笛只是一種思念，思念至完全忘卻自我。」所有東西都在，卻都不是他最要重的心事。如今他依然過著簡樸的生活。現階段，他致力於木古勒勒工房，透過工房和其他人分享他的生活理念。

「從德拉離開後，我感覺所有的一切就在我的人身裡…此時此刻，我感到非常真實，但我也一點一滴地逐漸消解自我，自我消解是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非常真實走在我接下來的人生歷程當中。」

榮昇沒有帶回班蘇笛，他帶回他自己，一顆小小的印度之心。

木小孩的網站：<http://www.muchild.com>

木古勒勒的網站：<http://www.mukulele.com>



# 就是想「飛」的原鄉歌手 來自賽德克族的流浪者拉卡·巫茂

文／陳珮真

按下 CD 的 PLAY 鍵，粗獷中帶著細膩的嗓音，和著清亮的吉他聲，從喇叭流洩而出：「我好想飛，飛到屬於我的世界，讓悲傷不再決裂，忘記可以改變所有的一切…」這是拉卡·巫茂的歌聲，從《飛·回家》、《想·飛》個人專輯到《回家》電視劇配樂，象徵追求自由的「飛」，和懷抱無限鄉愁的「家」，一直都是拉卡·巫茂創作和生命中的關鍵字。



拉卡·巫茂自彈自唱／拉卡·巫茂提供

## 築夢踏實的意外人生

身形黝黑壯碩，長髮披肩，走在台北街頭的拉卡·巫茂總是讓人多看兩眼，十足異鄉人。拉卡·巫茂來自花蓮萬榮鄉的塞德克族（塞德克族原被歸為泰雅族，2008 年正名為台灣原住民第十四族），由於天性浪漫不羈，國中同學都管他叫「阿飛」，「飛」也同時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命題：「以一顆自由的心，在音樂創作領域中自由飛翔」。

回顧阿飛的青少年時光，卻幾乎沒有可讓夢想飛翔的機會。由於家中弟妹眾多，為了幫助家計，國中畢業後，阿飛毅然選擇陸軍通信電子學校，度過十年軍校生涯。1996 年退伍後，28 歲的阿飛進入職訓班修業，從頭開始學習，取得廚師證照後在各大飯店和餐廳擔任廚師，晚上還到 PUB 和西餐廳駐唱，貼補收入。

碰到音樂之後，阿飛的務實人生出現了 180 度大轉彎。他越唱越投入，從兼差駐唱找到一個廣大迷人的音樂世界，也尋獲他真正的人生方向。1999 年，阿飛應 EZ5 之邀上台北演唱，認識了不浪·尤幹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開始嘗試組團、創作音樂。這時弟弟妹妹陸續上了大學，身為大哥的他覺得「我的重擔好像可以放下了」。2000 年，他終於決定接受音樂的召喚，讓心中夢想起飛，便辭去廚師工作，全心投入音樂創作與演唱。

為了實現自由創作的理想，讓自己有充裕的時間從事創作，阿飛拼了。在這段期間，阿飛成立 SEEDER 樂團，在詞曲創作、四處走唱之餘，也參加電影《夢幻部落》的演出。為了生計，他四處去工地打工賺錢，「從高鐵到台北一〇一大樓，我都有參與…」阿飛用他頗具特色的國語口音驕傲地說。在現實與夢想之間，他選擇忠於自己的內心，不吝惜付出青春與熱情。

2004 年，阿飛完成第一張個人專輯《飛·回家》，這張由他自己包辦詞曲、演唱的專輯，隔年獲得第十六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流行音樂演唱新人獎，之後他陸續發表了第二張專輯《想·飛》，並為電影《人之島》、電視《十歲笛娜的願望》等劇配樂，持續創作不輟。唯一讓阿飛遺憾的是，敬愛的父親不幸在他獲獎前病逝，來不及將榮耀與父親分享的阿飛說：「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像他一樣當警察，但我還是想走自己的路…」。

## 只是想唱「自己」的歌

在華語主流的流行音樂市場中，縱然有金曲獎加持，一個以母語演唱的原住民歌手，仍是寂寞的。在駐唱場子中，阿飛一首接一首，為客人演唱國、台、英、日語流行歌曲，雖然浪人般滄桑的唱腔和深情的演繹，廣受聽眾喜愛，但阿飛並不以此自滿，因為他無法盡情演唱他最拿手、也最動人的原住民創作歌曲。在城市中，無論是身為原住民的拉卡·巫茂，還是身為歌手的阿飛，都有一股濃濃的失落感。

「即使回到部落，也跟以前不一樣了。」記憶中的故鄉，不知在何時失落，光陰在家鄉和阿飛身上各自刻下不同的痕跡，讓彼此陌生了。也因此，阿飛報名了流浪者計畫，選擇西藏拉薩為旅程，一方面採集當地的人聲、器樂，作為創作時的靈感及片段；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從偏遠民族的純真自然找回共鳴與感動。

可惜，當 2008 年 5 月阿飛抵達中國大陸之後，正巧遇上拉薩暴動，「台灣」加上「原住民」的雙重身分，讓阿飛格外受注意。於是他輾轉去了麗江，最後進入瀘沽湖。從未獨自出國的阿飛，原本就有些忐忑不安，再加上拉薩暴動，更讓他憂心忡忡。但到瀘沽湖之後，阿飛說：「我的心就定下來了，覺得這個地方對了。」

在瀘沽湖畔的村落，阿飛很快就和同樣身為少數民族的摩梭人打成一片，「在那裡的感覺還比較像在我小時候的部落」。阿飛時常帶著一把吉他跑到湖邊，對著大自然自由吟唱，也常對著路過的村民即興哼唱，「他們會聽我唱，就只是很認真地聽我唱，有時隔天再碰到他們，還會回唱給我。」來自台灣的賽德克語和瀘沽湖摩梭語，竟然意外地合拍共鳴，脫去語義，歌者與聽者的情意反而更能溝通。這種人與人的真誠互動，跟駐唱時客人聽而不聞的消費方式，簡直天差地別，想起在瀘沽湖畔的時光，阿飛眼泛淚光地說：「唉…我好感動。」



拉卡·巫茂遠眺雲南瀘沽湖  
/拉卡·巫茂提供

## 追尋永恆的原鄉

讓阿飛找回故鄉感覺的，還有摩梭人對傳統的尊敬。「一般人對摩梭族的印象可能停留在走婚、女兒國，不過他們在生活中其實還擁有很多規矩、禁忌…」尤其當地居家空間中生活重心的「祖母房」、生育和亡故時才許進入的「生死門」，帶給阿飛很深的印象。阿飛感覺到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虔誠」，那些「生活中的聲音」讓他重新感受到生命的莊嚴和秩序。



瀘沽湖畔的小精靈/ 拉卡·巫茂提供

或許這趟瀘沽湖之行，終於讓拉卡·巫茂真正得以「飛」回他心中的「家鄉」了。

回國之後，儘管阿飛必須立刻「拼經濟」，但仍不忘整理旅途中的心情，以瀘沽湖帶回的當地的人聲、樂音和創作片段，配上自彈自唱，創作新歌，陸續上傳到部落格和大家分享：「…你讓我看到純真的心靈…a ha ba la ma da mi 你是瀘沽湖的小精靈，ba la ya ha a li li 你的小小世界特別美麗…」在拉卡·巫茂的新作〈瀘沽湖的小精靈〉中，清新的詞曲傳達出他從瀘沽湖帶回的感動和自信，他不捨地表示，「總有一天，還要再去流浪。」

阿飛的網站：<http://tw.streetvoice.com/profile/home.asp?sd=405378>

阿飛歷年歌曲：<http://tw.youtube.com/watch?v=jOEx4LTOLZI>

<http://tw.youtube.com/watch?v=cta2bUtgZ7A&feature=related>

# 踏遍大江南北，體現自由的價值—盧銘世

文／林乃文

## 台灣版「種樹的男人」

1999年，一本法國作家尚·紀沃諾 (Jean Giono 1895~1970) 的小說《種樹的男人》，讓藝術家盧銘世大為感動之餘，背起行囊親往普羅旺斯，親眼看到綠樹林覆蓋的土地後，開啟了他對自己家園的行動想像。返鄉之後，盧銘世從故鄉嘉義開始種樹，立志沿著北緯 23.5 北迴歸線種出一條綠絲帶。他成為台灣版「種樹的男人」。

從此盧銘世不再只致力於表現在畫布上、署名於一角、懸掛於美術館展出的那種美，更致力於讓美走出畫室、走入社區、參與環境，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他率眾到鄉鎮社區內，把毫無特色的醜陋牆角變成美麗的壁畫，成為社區的「美感角落」。他在村落中號召種樹，創造「村上村樹」的遠景，因為意識到更多的樹林、溼地、草原這些表面看來不事生產的荒野之地，才是環境呼吸、調養、生態永續的珍貴所在。他是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的創會成員，「綠手指行動」發起人。美術老師反成他維持生計的副業，環境美學家才是他的正職。

## 北迴歸線綠絲帶向西延伸

2008年夏天，盧銘世參與雲門流浪者計畫，讓他北迴歸線綠絲帶夢想得從台灣向西延伸。他畫下一道從香港登陸，穿過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的流浪路線，想像他會像一道風，向亞洲內陸吹拂，一路燃起綠意。

五年級的他不否認，從小讀唐詩宋詞，把蘇東坡、李白當典範，「西出陽關無故人」、「風吹草低見牛羊」朗朗上口，古國大陸是文化心靈的原鄉，而步履卻從未真正親臨過。對這塊既是兒時「故國」、「神州」，及長後卻成「敵偽」、「匪區」的土地，心中迷惑矛盾糾結。

果然，總有人問起：台灣的樹不夠種嗎、要種樹到大陸去？台灣的環境還關心不夠嗎、要關心到中國？

盧銘世的回答很簡單：環境，是不分國界的。

## 瞭解或關懷，要從真正的對話開始

他從香港登陸，沿北迴歸線走深圳、廣東、廣西，沿海城市鄉鎮，繁榮歸繁榮，但，對一個環境美學家來說，有很多令人悵惘的現實。他覺得這裡也中了開發、建設的毒，並無餘裕去善待環境，與環境展開平等對話。流浪中國前，香港電視台鄭導演送了一本《沒有大樹的國家》給盧銘世，行走萬里觀察環境的他吃驚地發現，在文化古老，幅員遼闊，山川壯麗的土地上，歷經人為破壞濫伐，竟沒什麼大樹，眼界所及盡是新近十幾二十年補填！

走到山水甲桂林的陽朔筆架村，隔水的對岸，財團正收購下大遍土地準備開發為大型遊樂區，然這一岸農村寒苦，仍不識豐足。

一名村少女經過，彼此簡單的招呼，讓盧銘世卸下連日緊繃的心防，從簡單的善意出發，其實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並不困難。盧銘世的旅途陡然無邊寬廣起來，他也不執著只要在北迴歸線



眼下的大水山川  
人們到底怎樣生活著？  
是盧銘世流浪旅程的所思所想

盧銘世/攝



行走了；祁連山下，玉門關外，大小戈壁，蒙古草原，他都想去看看。不卑不亢開闊的心情，反使他識人、親地、感受，更多、更廣、更深。

流浪行旅中和一位中科院的研究員李博士結為旅伴，以「台灣來的環境專家」身分受邀，參觀滇北的保育政策和環保工程，看到對方摩拳擦掌，一副只要有智識和決心，沒有辦不成的豪氣。盧銘世彷彿看到了另一種推動環境美學的模式，和他從民間鴨子划水、滴水穿石不同；權力集中的社會，只要決策者的方向正確，就可以大刀闊斧、以一擋百，產生沛之莫能禦的巨大能量。但，缺乏民間情感投入的環境工程能否永續，令人不感樂觀。

## 追尋、印證心靈的原鄉

盧銘世說：沒有真正的對話，沒有瞭解，談甚麼愛、關懷、保護，都是不夠真確的。人和人之間如是，人和環境之間亦如是。



四川稻城  
靦腆的藏族小孩

盧銘世/攝

抱著不見不識的心情，盧銘世開始馬不停蹄地浪遊，攔巴士、搭火車、腳踏車、步行一般當地人可以到達的，他就想辦法親臨，一步一步把小時候讀過、聽過的諸多地方都去踏查一遍。從雲南北轉四川、甘肅、青海、新疆、蒙古、陝西，七月從東南海隅啟程，在八月底(2008年奧運的最後幾天)竟已抵北京，再往東北大連青島、湖北黃山、蘇杭、上海，盧銘世把單線之旅延長成縱跨大江南北、大漠草原，幾乎踏遍全大陸的驚人壯旅！

當他落腳於疆北圖瓦族人聚居的部落那天，一時興起，想上喀納斯湖畔的山鷹飛處看看，攀過高原野地發現背後還有一山，他就這樣一山走過一山，直到四野無人的山稜，一隻鷹隼從頭上飛越草原。他心中無懼，反而因瞧見白樺樹林間，一隻悄然窺視他的鹿，而忘情地唱起歌來。他那時已忘了人和鹿的分野，天和地是那麼的合諧，只覺得萬物皆可對話，達到人與大自然心意相通的境界。

## 綠樹成蔭也要從一顆種籽開始

在前往敦煌途中，盧銘世和一對外省來的年輕男女喝啤酒聊天，談到他接受雲門的流浪者計畫而出外流浪時，對方露出不可思議的眼神，既羨慕又欽佩，說：「好，那麼我也要有個夢，等我將來賺了錢，我也要贊助年輕人去流浪！」

盧銘世從一個美術老師，經實踐成為一個「種樹的男人」，源於他當年在法國自助旅行時，聽聞當地的藝術家將從巴塞隆納種一條樹道到巴黎的計畫，讓他領悟到要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並非遙不可及的妄想，夢想可以從種一棵樹做起。

一本書，一場對話，一個想法，像一粒種籽漂到心頭住下，誰都不知道甚麼時候生了根，萌了芽，繼而產生即知即行的意念。當年的法國行就這樣開啟了一串長長的造夢行動。2008年夏天雲門的流浪者之旅，會不會也在某個無意的瞬間、一次簡單的對話，啟發另外一個人的夢？

綠樹成林，往往只是從一顆種籽開始的。

##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 二〇〇八年捐款者

智榮文教基金會	\$1,200,000
嚴長壽	604,800
陳炳忠	200,000
Give2Asia	154,915
林秋彥	150,000
姚孟肇	100,000
溫志雄	50,000
謝旺霖	15,000
邱甚翔	10,000
聚業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張詠捷	10,000
鍾 權	5,000
吳耿禎	3,000
黃功嵐	2,000
高麗英	2,000
林瑞照	1,000
施美瑛	1,000
蔡慧媛	1,000
無名氏	1,000

### 二〇〇七年捐款者

智榮文教基金會	\$1,000,000
沈 悅	520,315
姚孟肇	100,000
無名氏	10,000
謝旺霖	3,000
吳欣澤	2,999
官振鴻	2,000
郭乃華	1,000
劉宛宜	1,000

「流浪者計畫」捐款服務專線 02-27122102